苏州河外

方藤沅提着箱包，从轮渡的踏板上三两下踩到码头实地上，才稍稍放下心，细细打量起江河混流的苏州河来。

七八户人家依傍在沙黄色的河边，兀自升起几束炊烟，对这乱哄哄的上海滩不管不顾，一副潇潇然讨生活的模样；再往远处打量，就是一番极热闹的沪上城市风景。可这喧嚷焕发又隐隐透出些沉闷气味的杂交城市，和方藤沅心中所想的终究还是不一样。

四年前他被父亲的亲兵绑了手脚，塞进货轮连夜送往德意志时，其实心里早已对国内形势摸清了七八分的门道——割据中华大地十余载的北洋军阀终于还是被浩浩汤汤的学生和奋起的民众折断了枪杆子，管你是父子江山还是时势英雄，这会儿全成了人人喊打的丧家犬。方藤沅的父亲方潼虽然是早先的老派军阀，靠着枪杆子和义气打下江山，却也不是没有一点政治嗅觉，遍布江浙的触须老早探知到国内的气氛流通，于是自国民革命开始那一年便警觉起来，陆陆续续将亲眷送出海外。偏偏方藤沅这位嫡子对中国的风云变幻恍若未觉，非要在国内念完大学才肯留洋，谁知道他还未来得及毕业，国民革命军便打到了自家门口，半夜里慌慌张张牲口似的被偷运出国，踏上了德意志又传来国内的消息，说是革命的热情在自己家门口就熄火了。

他接到信的那日正是四月廿八，一封平安信漂洋过海半个月才落到游子手中。

而今已是1931年，方家也早不作军阀之说，改头换面变作上海的一方富贾，原先的亲兵少将之类还是留着，只是对外称作家里豢养防敌的家丁，而自己也不再是当年的那个“小少将”，成了管家开着福特车恭恭敬敬来迎的“少爷”。

从小护着自己长大的许昭然替自己拉开车门，往边上迈了两步，让出一条路来：“少爷，上车吧，老爷夫人等得急了。”

“嗯，许叔。”方藤沅温柔一笑，冲自己父亲的副将亲昵地点了点头，而对方则仍是一副军官做派，只收紧了下颚，也微微点头。

“许叔你还是这样不冷不热，我们都三年未见了，见了面也不过彼此点个头，怎么显得情分这般淡了。”

“秋日的蚂蚱夏日的弹花被，少爷你若是记得，那么情分深与不深，也不在这几句话里。”正在开车的许昭然借了后视镜瞥了方藤沅一眼，眼里带上了几分讥诮笑意。

“唔，许叔你还是这样，揪着人的痛脚十几年也不肯放，”方藤沅想起儿时那些丢脸的事儿，不知此刻许昭然如何在心里如数家珍，一双汪汪的桃花眼皱成了一团，“你不过仗着长我几岁，知道些糗事才好来压我。”

“好了，别闹了，”许昭然终于被这位贤侄逗得笑弯了眼，“这么大的人了，这样撒娇像个什么样子。”

方藤沅倒是暗自松了一口气，车里的气氛终于缓和了些，这位许叔终年只摆着一副冷面，恐怕也只在自己这几位小辈和父母面前露出过温情了。四年未见彼此生疏了些，方才车里那沉闷逼仄的氛围，竟让习惯了西洋宽松自在的方藤沅有几分喘不过气来。

他暗暗骂了自己一句假洋鬼子，随即同前头开车的许昭然闻讯起家里近况来。

“虽说少爷你出去了四年，其实府里还是不怎么变过的，老爷夫人都好，小姐也好，最近隔街开了个舞厅，边上又建起了剧院，老爷夫人和小姐常常踱到隔街，看看剧，跳跳舞，挺好的。”

“许叔啊，你除了‘好’这个字，就不能有点儿别的形容么？”方藤沅无奈地叹了口气，转而想到别的事样，脸上严肃起来，“家里生意可还好？蒋中正那一派可对父亲这边施压不曾？”

“家里生意有小姐夫人操持，稳健得很，”许昭然一板一眼地回答道，“至于蒋，当下他自顾不暇，对我们只求一个相安无事，倒也没什么大事，不过，”他话锋一转，踩下了油门，福特车终于停到了方府门前，“老爷还是希望少爷能接下他安排的职务，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方藤沅从车里迈出来，盯着被夜色囫囵吞净了棱角的“方府”二字，叹出今晚不知第几口气：“老狐狸还是这样，把心思全放在勾心斗角上了，没了妈和小妹，也不知谁能让他唱这出清宫戏。”说罢，又招呼许昭然替他拿出外衣，抖落两下，爽利地披到身上去。

“走吧，许叔，我们到家了。”

刚踏进方府三两步，一个浅绿色身影便从屏风后头旋风一般转到了方藤沅面前，一双青葱似的玉手毫不生疏地搭上他的胳膊，朱唇轻启，张口就是一句俏生生的埋怨：“哥，你怎么回来得这样迟？”

方藤沅无奈低头，只见得独山玉琢成的两簇茉莉卧在油汪汪的发髻上，紧紧地含住了她不安分的碎发，看起来倒是比四年前那个留着学生头的野丫头稳重不少，只是一开口，还是那么个胡搅蛮缠的主儿。四年未见，小妹已能倚上自己肩头了，可偏偏她现下正是怄气的时候，头也不抬，只给自己看这一头梳得一丝不苟的乌发。

这一声埋怨本不是按时到家的方藤沅该受得的，可方蔓漓偏偏有这样一种本事，莺啼似的一句埋怨里带着三分柔情四分娇嗔，反倒是让无故受了埋怨的人觉得理所应当了。

于是方藤沅自然开口讨饶：“好好好，是我回来得迟了，让蔓漓等得久了，那么我赔礼，请小妹喝德意志带回的好酒，好不好？”

“谁要喝你的酒，”方蔓漓唾了一声，眼神却不住地朝方藤沅提着的行李箱上瞄，“我今晚为了等你，愣是推了两场舞会，哪里是你这一瓶洋酒能抵得上的？”她言辞里虽是不屑，脸上倒是有掩不住的期盼，顿了一会儿，终于还是开口，“那你这洋酒，到底拿不拿出来了？”

方藤沅心里暗笑，脸上却作出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手忙脚乱从衣物里挖出一罐黑啤，推开了盖子递给方蔓漓。

“这酒倒是稀奇，”方蔓漓上下打量着瓶身，咕噜一口喝进了肚子里，“算是赔罪，今晚饶过你。”说罢做了个鬼脸，捧着酒瓶娉娉婷婷走到梨花木的太师椅上坐下，翘起二郎腿在半空里晃晃悠悠。

方藤沅心知已是将自己嗜酒如命的小妹哄得开心了，正打算功成身退，回卧房安安心心的睡上一宿的时候，喝完一罐黑啤的方蔓漓将酒瓶往桌上“咣当”一放，一把甜嗓再次响了起来：“让我等了你这么久，可不是一瓶酒就能脱罪的。”她随即站起身来，晃到方藤沅身边，跟打量猪肉似的上上下下看了好几个轮回，最终拍了拍他的肩：“明晚跟我一起去场舞会，我才要原谅了你。”

这下子方藤沅的脸又皱成一团，连鼻子上都起了褶皱，还不等他求饶，边上的许昭然先开口了：“小姐，你也知道少爷不喜欢应付这些场面，你又何必难为他？”

方藤沅冲许昭然递过去一个感激的眼神，正忙不迭要往下接着劝，却被方蔓漓摆摆手压住了：“不论什么应酬，我还没见过哥应付不来的，他哪里是不善应酬，他只是不喜欢罢了，”说着，她露出一个恶质的笑容，“我偏偏要你做不喜欢的事，否则怎么算是罚你？”

世上有这样一种女子，哪怕是发狠作恶也是一副坦荡荡的模样，娇俏可人，叫人恨也恨不起，到头来只好循了她的恶意，只为佳人如意。凑巧的是方蔓漓就是这样的女子，她不仅是这样的女子，更是方藤沅的妹妹。那么方藤沅就更是不能气，更是不得不让她好好作弄一下自己。

于是他只好叹了口气，点头应允下来，看着妹妹得意洋洋搜刮压榨完自己，走回卧房的背影，头疼地捏了捏眉心。

“少爷若是真不想去，明日找夫人说说情便好了。”许昭然看着这在方家发生过无数次的施虐惨案，忍不住同情地拍了拍方藤沅的肩。

“无妨，”方藤沅闭着眼睛，声音里夹了思虑过度带来的疲倦，“去看看现下的局势也好。”

方藤沅只想到当下沪上为日军围困，理应全城人心惴惴，却想不到那耸立在黑魆魆夜空里闪着霓虹光的和平饭店近处竟滋生了这样多的纸醉金迷。他被方蔓漓扯着袖子，从不停蠕动的人群里挤出来，还未在舞池边上歇足了气，方蔓漓又引来了一大帮适龄的朋友，三三两两在雅座上或躺或靠，幻迷的五色灯光在每个人脸上找了个来回，没能让方藤沅看清他们的脸。

“各位，这就是我的胞兄，方藤沅，”想来方蔓漓已经饮过几杯酒，有了那么两三分醉意，连带着嗓音都亮堂了起来，“昨日刚从德意志归来的留洋生！”

“小蔓，你可是护犊子得紧，有这样一位好哥哥，今天才介绍给我们！”一个穿着新式旗袍的姑娘顺势揽上了方蔓漓的胳膊，指了指温文笑着的方藤沅，似嗔似怨地瞪了一眼方蔓漓。

方藤沅脸上虽仍是笑着，心里却止不住叹了口气，这些千金小姐就好似酒酿里还要再加两勺蜜糖，黏腻得让人招架不起。可偏偏方蔓漓这时将眼神转到他身上来，闭起了伶牙俐齿不去争辩，蛮横地把话头递给了方藤沅，于是他只好轻叹一声，道：“是我在德意志呆得太久了，这三四年多谢各位对小妹的照顾了，我先自罚一杯。”

“好好好，既然藤沅兄这么说了，那我们也不能不领情，”一个梳了三七分油头的瘦高男子接过了话茬，冲方蔓漓身边的女子努了努嘴，“凌清，你说是吧？”

那位唤做“凌清”女子原本还是要闹将下去的，被这位油腻小生堵得没处儿撒气，只得娇哼两声，接过男子递来的酒杯：“黄中炳，就你话多！”

方蔓漓将方藤沅作弄够了，清了清嗓子，重新夺回了全场人的目光：“大家只知道我哥姓什名谁，却不给我哥哥认识各位的机会么？”她这么一声埋怨，争吵的劝酒的都安分下来，等着这位大小姐发话，可她却是粉面含春，眼里带着笑意，挽着方藤沅的手将他领到众人中央，“今天本来就是教大家互相认识熟悉的，谁也不能冷落喝闷酒。”说着，她一位位地指点过来。

“这位是海关总长千金，周凌清，这位劝酒的是巡捕房警长的公子，黄中炳，那边的是杨如杨心两兄妹，至于这一位么，”方蔓漓轻笑一声，“哥总不会不认识自己老同学了吧？当年你和天外可没少闯祸！”没想到这群新人里竟还能遇到旧识，盛天外和方藤沅只在大学同班过两年，可偏偏两人臭味相投，又逢上年轻气盛的时候，没少出过风头，只是同窗两年之后盛天外突然退学，说是家中变故，自此两人就再也没见过面了。这时候再见到老友，方藤沅自然是喜不自胜，温文的笑颜上染了几分少年人的轻狂：“没想到还能和天外再见面，这真是今晚最大的惊喜！”

盛天外也握住方藤沅的手，仍旧是当年一副明媚不羁的面孔，毫不收敛内心的喜悦：“这两三年多亏了令妹提携，否则我早已是碌碌庸辈了！”说着他冲着方蔓漓张扬一笑，竟笑得方蔓漓双颊飞红，原本就水润润的眼眸愈发柔软。

方藤沅自然感觉到自己这位老同学和妹妹之间的情愫，轻笑着退开两步，为两位有情人让开空间，自顾自拿了杯酒，正要走回人群中央，却看到了稍远的角落里坐着个青年，同他们的距离不远不近，看来好似同一帮玩伴，却恰到好处地两相隔绝。

方藤沅觉得有趣，便端了酒坐到他身边：“这位朋友怎么不去喝酒？”

青年好似被方藤沅打断冥思而受了惊吓，转过头来略带些讶异看着方藤沅：“你是哪位？”

方藤沅禁不住一笑，这人来参加宴会却连主角都认不出，那些个纨绔子弟的乐趣也玩不来，不知蔓漓是哪里认识这样一个有趣的呆子。

“我是方蔓漓的哥哥，方藤沅，请问阁下尊姓大名？”

方藤沅一本正经的介绍却让面前的男子臊红了脸，连忙磕磕绊绊道歉：“不好意思，我不知道你是……我叫林呈雅，呈现的呈，文雅的雅。”

方藤沅点点头：“呈文献雅，果然是好名字。”说罢，他将杯中红酒饮了小半，面带疑惑地看着林呈雅，“既然呈雅是来参加舞会的，怎么一个人这样落寞地独酌？”虽是初次见面，方藤沅却对林呈雅无端生出一番亲近来，连带着称呼也亲昵了起来。

听了这话，林呈雅转过头面带赧然地抿嘴笑了笑，霓虹灯映进他亮晶晶的眸子里，竟让方藤沅觉得这闹哄哄的舞厅静了一静。

“是蔓漓非要我来的，她说你我都是留洋归来，是有共同话题的人，”说着他又自嘲地一笑，“我本不是长袖善舞的人，又刚回国，上海的贵胄们我也不太相识，可是……”看他拧紧的眉头和无奈扬起的嘴角，方藤沅自然心知肚明，自己妹妹的磨人功夫怕是前无古人后也难有来者，林呈雅就是不想来也不能不来。想到这儿，方藤沅难免生出一股难兄难弟的同情，又得知他也是留洋归来，心里更是有了好感。

“舍妹真是劳烦你们包容了，”方藤沅一脸领会地拍了拍林呈雅的肩，“只是不知道呈雅是从哪国回来，现下在哪里高就？”

林呈雅慌忙摆了摆手，脸上的红晕散了，耳朵却好似烧起来一般：“哪里谈什么高就，我只是去英格兰胡乱学了点文学戏剧，现在出版社混日子呢。”

方藤沅暗自念叨了几句“英格兰”、“报社”之类的话，恍然瞪大双眼：“呈雅莫非就是前几日中华书局新晋的，据说是剑桥古典文学系毕业的高材生编辑么？”他这几顶高帽戴下来，原本就有些不好意思的林呈雅更是手足无措，满面通红地摆手，想要说点儿自谦的话，又被方藤沅眼里的惊喜和欣赏灼得说不出话来，只得嗫嚅了几下嘴唇，慌乱拿起面前的酒杯往嘴里灌了一大口，反倒被烈酒呛得直咳嗽。

原本只是调笑的方藤沅连忙拍抚林呈雅的后背：“呈雅若是不喜欢我先前说的话，权当作登徒浪子的玩笑，听过就罢了，可别放在心上。”

“方先生哪里是登徒浪子，只是我回国以来，还没人这样赞过我，”林呈雅苦笑两声，眼里闪过一丝落寞，“我这样舞文弄墨的人，要么是玩物丧志，要么是苟且偷安，不商不官，怕是人人喊打了。”

“胡说，才学这种事，怎么会因时势有所折煞，”方藤沅温情的笑容里难得夹上几分热切，“呈雅切不可妄自菲薄，我也曾看过呈雅几篇文章，针砭时弊文风犀利，哪里是那些无病呻吟的庸儒能比的。”他顿了一下，瞥了一眼林呈雅转晴的面孔，心下一阵欣喜，“呈雅也别再先生先生的叫了，忒生分，直接叫我藤沅就是了。”

一个人不得志久了，偶尔得来的称赞就会愈发暖心。林呈雅此时正是如此，面前笑意盎然的方藤沅不仅言语里带了窝心的暖意，双眼更是神采奕奕，诚恳动人，三两句话竟让他生出一股久旱逢甘霖的淋漓畅快，不由得顺着方藤沅称呼下去。

“方……藤沅也曾看过我的文章？”林呈雅的眼睛亮了一亮，“只是我回国还未来得及动笔，不知藤沅是哪里看到我的拙作？”

“呈雅的名气，在德意志的留洋圈子里也是大得很，不读过几篇，怕是要被取笑的。”

“没想到藤沅还懂英文。”林呈雅一脸惊喜，正要往下说，却瞥见同来的少爷小姐们稀稀拉拉地散了，剩下一个方蔓漓朝两人走来，脸上竟有了几分懊恼：“这舞会也结束得太快了些，是我耽搁了藤沅的时间，让你玩得不尽兴了。”

“哪里，能结识呈雅，已经是一大幸事了，只是现在小妹要走，我总不好拗她的意，呈雅什么时候有空，方便再聚？”

林呈雅也正有此意，思忖几分，露出一个欢喜的笑容来：“那么就五日后，还是这个时刻，我们在这儿再会。”

“这里不好，嘈杂喧嚷，不宜深谈，”方藤沅此言一出，林呈雅也深以为然地点点头，“霞飞路上有家咖啡馆清净得很，就离这儿三条街，呈雅觉得如何？”

“我鲜少交际，自然是藤沅懂得多些，那就这么定了！”

“哥，怎么还不走啊？”方藤沅还想再说什么，身后却传来方蔓漓的催促声，不得已歉然一笑，跟林呈雅低声道了个别，将他送上黄包车才转身同方蔓漓步行回方府。

“哥，这么多的公子小姐，你怎么就只跟林家那个呆子聊得来呢？”

“他倒是个有趣的书呆子，”方藤沅宠溺地帮方蔓漓收紧大衣领口，“真没想到林孝之还能生出这样一个呆儿子来。”他话里虽有贬意，但脑海里回想起林呈雅满面通红模样，还是觉得可爱得紧。

“有趣自然是有趣，只不过这样一个呆头鹅，林家偌大家产在他手里，岂不是浪费？”方蔓漓收起小女儿作态，连嘴角的笑意都锐利了起来。

“自然是要物尽其用，”方藤沅眼里闪着冷光，“他们林家在霞飞路上的咖啡店，着实是称心得紧呢……”

方藤沅在德意志也曾对蒋中正汪兆铭的事有所耳闻，到底还是不耻如此小人行径的，可偏偏老头子交到手里的聘书上印着交通局三个大字，拿在手里像极了一顶不合尺寸的高帽。

“藤沅，你不想去。”方潼将茶放回几子上，语气是十成十的肯定。

方藤沅叹了口气，道：“是。”

方潼也没有苦口婆心的意思，只是淡淡开口：“现下这个局势，有些事总是不能顺你心意的。”说完，他又浅浅尝了口茶，“不过你要是真不乐意，我也不勉强你，你在德意志玩得太散漫了。”

方藤沅暗自撇嘴，老头子说话还是这么拐弯抹角，什么不顺心意不勉强，分明就是骂自己胸无大志不懂得委曲求全，为了躲避责任在德意志赖了这么多年，终于回家了却还是推三阻四，一副扶不起的阿斗的模样。

方藤沅也知道，方家在商界政界派系盘根错节，光靠小妹一人打理不来，自己作为长子的责任，该来的还是要来的。于是他只好接过聘书，置办了几套新西服，提着皮包站在交通局大门口顿了一顿，定定心神，扬起一副笑脸推门而入。

“噢，你是新来的方次长吧？”一个小胡子闻声抬头，连忙放下手中的文件，跟方藤沅点头示意。

“是，我是新来的方藤沅，请问您是？”

“不用您啊您啊的称呼，我叫孙梁，一个小科长罢了，”那人皮笑肉不笑地牵了牵嘴角，“方次长来得太早了，前任次长的办公桌还没理干净呢，您要是等不及，就自己摞摞文件，将就着先坐着吧？”他特意将“前任次长”四个字咬得格外用力，想来是对自己这个空降次长有十分的愤懑。

“不碍事，我自己来就好了。”方藤沅面无异色，仍旧是笑得一脸和气，自顾自收拾完桌面便安安静静地坐着了。

“嗯。”孙梁冷冷哼了一声，暗笑道方藤沅果然是世家少爷，出了家门没人护着就成了软蛋一个，官场上哪里有上级听下级吩咐的道理？

就在方藤沅收拾桌面的空当儿，几个直属部下三三两两走进来，冷冷淡淡地对他点了点头，也不再理会他，当日的文件数目之类的也不汇报，好像方藤沅是瘟疫似的，人人都要绕着他走。

看着故作忙碌的众人，方藤沅心里冷笑，官场上果然势利得很，我这凭裙带关系爬上来的次长自然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可你们只道我是个少爷，不知道我还曾做过二十年的少将！

他虽这样想着，脸上却神色不变，叫来整理档案的孙梁：“不知道孙科长可否将上个月的船只铁路来去细目调出来给我看看？”

孙梁一愣，没想到这位看起来乳臭未干的少爷一伸手就要抓住交通往来的痛处，倒也没多想，招呼几个后生仔端了几本细目，丢在方藤沅面前：“上个月的就这么多了，方次长还要看更早的么？”

方藤沅也不应他，只是“哦”了一声，翻开细目随意看了两眼，在孙梁轻蔑的眼神里抬起头来：“孙先生，跟城北的周家应该不生疏吧？怎么说也是海关总长，和我们交通局打的交道也不会少。”

孙梁一听，脸色稍变，却还强作镇定：“不很熟悉，只偶尔喝过几次酒。”

“不会吧？”方藤沅挑眉，脸上虽还是温文尔雅的浅笑，却实在令人不寒而栗，“若是没有什么交情，孙科长怎么总是做顺水人情，给周家小少爷记得是起程多回程少，难道全上海出了海难的船，都是周家的么？！”

方藤沅刻意压低了声音，但还是有小半个办公室的职员转过头来，于是满头冷汗的孙梁和笑中带刺的方藤沅自然成了视线焦点。孙梁在船只细目上做手脚早已是大家心照不宣的秘密，只是碍于他扎根交通局多年的人脉力量，从没有人敢将这事儿这般堂皇地揭出来。

“敢问孙科长，周家一年，给您多少回扣，能否让小弟也分一杯羹啊？”方藤沅这话说得极讥讽，也极轻，几乎只有他和孙梁两人听见，却不啻于一个抽在孙梁脸上响亮的耳光。

孙梁自持交通局三朝元老，虽然职位不高，却是个油水多人脉广的好位子，所以中饱私囊这么些年来，还没人敢揪他的短，当众让他丢脸，最可恨的是面前这个小子后头有万贯家财和军阀遗将撑腰，更别说他家那两个婆娘和委员长走动频繁，哪里是自己能斗得过的？可若是这小子将自己的事捅出去，自己也非要争个鱼死网破不可！

方藤沅见孙梁眼神愈发怨毒，轻叹一声，放软了语气：“只是反过来想想，我们交通局整日里里外外地疏通关系，闹得满身晦气，孙科长拿的这点儿钱，对党国来说也不过是九牛一毛，算不了什么。”

孙梁见他口风有变，却仍不敢开口应声，狐疑地看着方藤沅。

“我们方家生意往来，也总是劳烦孙科长，所以我想着，也总得给您点儿酬劳。这样吧，我做主，这两年的税务亏空，就由我补上，不给孙科长再添麻烦了，”说着，他远远招呼来一个接线员，“小赵，麻烦你给方家拨个电话。”原来他早已将交通局的人事权重翻了个门儿清，连几个小职员的名字也都记得清楚，今天新官上任三把火，头一个烧的就是这倚老卖老雁过拔毛的孙梁。

可孙梁现在不得不说好，也不敢不说好，眼角余光瞥见笑眯眯的方藤沅只觉得毛骨悚然——这方家大少爷是个能笑着杀人的狠角色，而仅以一家之力就能毫不勉强地补上他两年吞下的回扣，方家的财力更是让人咋舌。

想来这方藤沅必定摸清了自己是部里牵头的老人，压了自己的风头，其余手下自然服服帖帖，而今自己应下他的情，怕是一辈子都要欠上方家的债。怪只怪自己贪心不足，做假账的功夫又不够，今天栽在高手手里，也怨不得别人。

这样想着，孙梁忙不迭点头：“是是，到底还是让方次长破费了，以后这部里有什么大小事，您只管吩咐我去做就好。”

“嗯，哪里，我不过是送个顺水人情，孙科长不必这样郑重，都是同事，不在小事上纠结。”

“是，是。”

“那就麻烦孙科长再把这两年的船只账目细细查一遍，我四处走走，熟悉熟悉。”说完，方藤沅也不等孙梁会话，自顾自闲散地往外踱远了。

等到他的背影逐渐消失，适才在边上不吭声的刘斗敲了敲桌子：“老孙，这新来的次长是个什么货色？”

孙梁捏紧手里的账目册，眼中混杂着赞许和愤恨：“……后生可畏。”

交通局建在几条僻静小巷的交汇处，后院栽了些花草，从窗子望出去倒也是赏心悦目。方藤沅将整个交通运输局逛了一遍，对各个房间的分布大致有了概念，正打算回程，却听见院墙后的小巷里传来模模糊糊的喊打声，先是一连串皮鞋踏在石板路上的踢踢踏踏，再是码头上打手们的布鞋特有的沙沙声。

是哪个有钱公子能惹上青帮的人？

方藤沅不由得好奇地退回院墙后门边，那群打手则是越追越近，嘴里还叫骂着“狗崽子”、“欠肏的”这么些个模模糊糊的字眼儿，唯独一声凶恶的“林呈雅”突破天际，直直钻进方藤沅的耳朵里。

那个书呆子？他怎么会和青帮搅和在一起？

然而此时并容不得方藤沅多想，后头紧跟着的打手逐渐逼近，林呈雅却好似脱力了一般，脚步逐渐放慢，一只手撑着门停下来喘着粗气。他还没来得及哀婉一下自己的性命，支撑着他大半个身子重量的门竟突然开了，一只手伸出来抓住他的胳膊，借着灌木花草的掩护将他拖进院子里。

待得他看清了眼前的人是谁，惊得瞪大双眼：“方——”只是他话还未出口，就被方藤沅捂住了嘴巴，往身后的梨花丛里按了按。方藤沅伸出手指抵在唇上，示意他别出声。

“二哥，那小子哪儿去了？刚才还跟个软脚虾似的瘫在这儿呢！”

“不知道，这里也就这一扇门。”

话音刚落，木门便响起了砰砰两声，吓得林呈雅捏紧了方藤沅的手腕。

“那我们进去看看？”

“不成，这里是交通局的老窝，捅不得。”

“那难道就看着这小子……”

“闭嘴！”那声音听起来颇为不甘，“这次先算了，要是再让我碰见他，我非折了他的腿不可！”

等着门外人声脚步逐渐远了，方藤沅才松开捂着林呈雅的手。

林呈雅憋红了一张俊脸，仓促同方藤沅道了个谢，就直起身来想尽快离开这是非之地，却一脑袋撞上了头顶的梨花，鬓发间沾满了粉白的花瓣，衬得他通红的脸更红，漆黑的发更黑。

“呈雅是惹了什么麻烦，才给这青帮的人穷追不舍？”

原本想蒙混过关的林呈雅没想到方藤沅这样直接，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我不知道那是青帮的……我只是把我邻家的姐姐放了。”

“哦？这位姑娘是杀了青帮的人还是夺了青帮的货，要如此大动干戈？”

“她被码头一位把子手掳去作妾室，”光是提及这两个字，林呈雅脸上就有难掩的厌恶，“我只是想遵从她的意愿。”

方藤沅看了看他的脸色，只淡淡追问：“呈雅又如何知道她不是自愿的？”

这一问倒是把林呈雅问住了，他瞪着方藤沅，好似在说“她如何是自愿”，可话到嘴边却又犹豫起来：“她一直哭，双手都被缚着，所以我想……”

“一直哭，或许是难舍亲人，双手被缚着，或许是船家的习俗，”方藤沅不顾林呈雅满脸的“强词夺理”，慢悠悠接着说下去，“最重要的是，这个姑娘若是不嫁给这位把子手，或许全家都会被他抄了去，思来想去权衡利弊，这位姑娘最终还是自愿了。呈雅，很多事都不是发自本心，可偏偏它就是自愿的。”

“你……你这是强词夺理！”林呈雅脸上褪去了潮红，乌亮地眼睛盯着方藤沅，平息了因恼怒而急促的呼吸，“刘姐姐的亲人难道愿意看她委曲求全么？自己的亲生骨肉难道就是待价而沽，只为了换自己一条性命就可以随意出卖的货物么？！更何况，婚姻岂是一场没有爱情的交易？！”林呈雅停住话头，喘了几口大气，正想接着说，却被方藤沅轻而凿凿的话打断了。

“爱情，爱情又值几个钱呢？”

林呈雅用一种很悲哀的眼神看着方藤沅，缓缓开口：“爱情是很贫贱、很凄苦的，永远在风雨里颠沛流离，有时候三两年就可以是一生，半辈子却只是一瞬。那些谈爱情的人都是肤浅的，唯独爱情本身深如瀚海。”

暮春的梨花已有了些颓败的意思，鹅黄的蕊和粉白的花瓣伴着树下两人的呼吸落下来，夹杂在发丝之间，在温吞的气温里沁出水来。林呈雅垂着眼睫，鼻尖上细细密密点着汗水，神情悲惋而决绝。

“可你还未爱过。”方藤沅放软了语气，希望林呈雅能够听出他话里的退让。

林呈雅自然听出他的退让，点头认输：“是，我还不够懂。”他又抬起头，“可是我愿意拿性命去爱，因为性命也是钱换不来的。”

“是，它们倒是门当户对。”方藤沅被林呈雅语气里的倔强给逗笑了，随手搭上他的肩膀，却听得林呈雅倒抽一口凉气。

“你被打了？”

方藤沅的脸瞬间绷紧，伸手就要揭林呈雅的外套，却被他难为情地按住了手：“跑出来被打了几棍，不打紧的。”

“什么打紧不打紧的，我看你从没跟人打过架，这几棍够让你吃一壶的了，”方藤沅思忖着林呈雅回家必定是什么也不说，硬熬过这几天，于是搀过他的肩膀，“我也要下班了，你到我家去，我专门找个师傅给你推推。”

“啊？这……”

“你林大少爷可是要拿性命去爱的人，现在就坏了自己的身子，到时候拿什么去跟人换一片真心？”

林呈雅被方藤沅堵得说不出话，涨红了脸，只得乖顺地跟着他走出交通局的大门，回到了方府。

才刚跨进大门，就听方藤沅高声喊道：“许叔许叔，我给你带来个病号！”声音里带着点可爱的骄矜，和那个温文又沉稳的方次长像是两个人。

“少爷，你又在外面惹了什么事？”许昭然皱着眉头从书房里急匆匆走到方藤沅和林呈雅面前，“这位少爷没事吧？”

“我可不是惹事，我这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方藤沅一笑，将跟在自己背后的林呈雅推到许昭然面前，“不过呈雅倒是真受了伤，可要劳烦许叔帮忙推推瘀血。”

“唔，”许昭然反倒狐疑地看着方藤沅，“你真的没事？”

一旁站着的林呈雅倍觉尴尬，也因为自己让方藤沅受批有些愧疚，开口道：“是我叨扰了，这点小伤真的没什么大碍，是我招不住藤沅的邀请才来麻烦许管家您的。”

“哦，没事，我不是说你，”许昭然在方藤沅的怒视下露出了掩不住的笑意，“我只是觉得奇怪，这小子出门没弄得一身伤，还是头一回！”

“……许叔！”方藤沅无奈地瞪了眼许昭然，语气里已经带上了些撒娇，“你就别再揭我的短了！”

“许管家，我跟藤沅兄相识倒是不久，可我从未觉得他身上有那些世家子弟的轻浮油滑，他只是回到家里才松懈自在了些，”林呈雅水润的眸子一弯，溢出了满眼笑意，“你说是吧，藤沅？”

“呃，是，是。”方藤沅眨眨眼，目送林呈雅被许昭然带进客房，一时间竟没法回神——不知说这个林呈雅敏锐还是迟钝，只见了两面他就看清了自己的个性，却偏偏这样口无遮拦地直接捅了出来，偏偏他一笑，谁都生气不起来。

经历了许昭然一番推瘀化血的林呈雅龇牙咧嘴地从客房里走出来，正要出门却碰上了回府的方夫人。这位将发髻紧紧束在脑后，一身新式旗袍的中年女人上下打量了不知所措的林呈雅好一会儿，终于眉开眼笑，犀利的眼角漾开了柔软的笑纹：“是藤沅的朋友么，留下来吃顿饭吧。”说罢，看着林呈雅一副无措的模样，换了温软的语气接了一句，“就当作自己家里，没什么端着架着的。”

“妈，这位是林呈雅，林家大公子。”方藤沅适时插进来介绍了几句，笑得十分如意。

“嗯。”

周然走近仔细瞧看林呈雅，见他温文有礼，一双剪水秋眸里还带着未经世事的稚气，再细细去看却是稳重通透，越看越是欢喜，转头对比自己儿子：“藤沅，你也不学学人家，重剑无锋大巧不工，以后多跟着人家修身养性！”

方藤沅哭笑不得：“妈，我看起来就这么纨绔吗？”

“难道不是吗？”

“没有的，藤沅兄他很稳重的……”

“哼，呈雅你不必为他说话，我自己生出来的儿子我自己还不清楚吗？浑小子一个！”

一顿饭过去，林呈雅成了方夫人的宝贝，方藤沅则在饭桌上被自己亲娘贬得一文不值，他皱了一张脸去跟方蔓漓抱怨：“我感觉自己好像不是亲生的。”

“哼，你第一天知道么？”嘴里塞了素烧鸡的方蔓漓哼哼唧唧没好气地挤出句话来，甩开自己失宠了的亲哥。

“……你也这样。”

于是这一顿饭吃到了夜里八九点钟，林呈雅才乘了黄包车回家去。

肩上裹着小袄子的方蔓漓目送黄包车消融在夜色里，不咸不淡地说：“我可是头一次见你把认识两三天的人带回家里。”说完她又回忆了一下刚才的饭局，“妈也是，她可是头一回这样夸人。”

“毕竟是个有趣的呆子。”方藤沅没头没脑地回了方蔓引一句。

“少爷，老爷找你有事。”许昭然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俩身后，轻轻开口。

“嗯，好。”

“藤沅，今天上任第一天，感觉如何？”

方藤沅刚踏进书房，才关上了门，就听见老头子阴阴的问话，又想起白日里狠狠灭了一把孙梁等人的威风，突然后背一凉，干笑两声：“不过是普通职务，能有什么不一样。”

“普通职务？”方潼扬高了声音，怒视方藤沅，“你知道交通运输局次长是怎样一个抢手的肥缺么？！我好不容易疏通人脉把你送上去，你倒好，上任第一天就把局里闹得一团糟，得罪起人来就跟小疯狗似的乱咬，连就职多年的孙科长都不放过——”方潼深深吸了口气，“开罪人也就算了，二话不说从账本里划了四万大洋是怎么回事？！当我们家的钱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吗？！回到家里一分钱没入帐，反倒用出去一大笔，我是叫你这样去做次长的吗？！”

“……爸，你冷静点，”方藤沅总觉得自己的亲爹下一秒就要厥过去了，慌忙上前扶住他气得发颤的身子，“你也说了这是个肥缺了，我不趁此机会笼络人心，以后怎么捞油水啊，咱们做生意的总是要出本儿吧？”况且您说我是小疯狗，那您不就是老疯狗么？当然这句话方藤沅是不敢说出口的，他只敢小心翼翼地替父亲端来茶水，父不慈子也孝地服侍着方潼。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方潼看了一眼笑的谄媚的方藤沅，“这件事我也不跟你计较了，权当是你少年意气，做事过火了。”他话锋一转，转而又瞪着方藤沅，“那下午青帮那边又是怎么回事？人可是在你交通局侧门逃了的，晚上还在我们家吃了饭，你别想给我狡辩！”

“啊，我……”

“别跟我说你不知道追着那个姓林的小子的是杜先生的人，昨儿蔓漓才跟我说你要了交通局周围的帮派分布图看了。”

咳，果然知子莫若父。方藤沅轻咳了两声，正色道：“您也知道那是林家的小子，林家在霞飞路那一片的产业，您不是喜欢得紧么？”

“你不是向来不喜欢参与家里的生意么？怎么这会儿这么勤快？”

“爸，现在国内的局势，你看得比我清楚，不论蒋中正和汪兆铭怎么牵制，中日之间一场大战总是免不了了，”方藤沅收起适才的笑脸，“林家那产业，落在林呈雅手里迟早是要没落的，不如收归我们方家，物尽其用，也好为义军多购置些军备粮食。”方潼刚想开口，却被方藤沅摆摆手打断了，“爸，您不必多说了，这两年家里的账本我都看过了，况且您是什么样的人，儿子我还不清楚么？咱们方家是枪杆子里打下的家产，总得比别人多几分骨气，好歹曾经也是一方军阀，如何能坐视山河凋敝？”

方藤沅双目炯炯，亮得像是天上的星子，两道英眉却绞在一起，眉间全是层层叠叠的思虑和惆怅。方潼看得一愣，也不由得不感慨英雄出少年。

“小子，所以你今天在交通局里……”

“是，以后咱们家若想在交通局走个便道，我这位方大少自然要有说一不二的权利，”方藤沅笑笑，“家里的事，也总不能光让妈和小妹扛着。”

“你今天不惜得罪青帮也要救林呈雅也是……藤沅，听爸一句，切莫轻敌！那个姓林的小子虽然看起来呆，可并不傻，原本林家已是苟延残喘，可他一回国接手生意，竟然硬生生盘活了这盘死棋。林家这块骨头，实在是难啃得很。”

“若是可以，我当然也不想去做这条疯狗，”方藤沅垂下眼睑，回想着林呈雅纤长的眼睫，秀挺的鼻梁，还有绵长得如同一碗花雕的眼神，心沉了一沉，“如果林呈雅能助抗日义军一臂之力，我自然留着林家，可要是他非做个苟且偷生的懦夫，那这林家的家产，我不得不夺！”

“好！不愧是我方潼的儿子！”方潼抚掌而笑，“你若已经下了这样的决心，那爸就只劝你一句：我们方家，向来是一条道走到黑，从没有过半途而废的懦夫，开弓没有回头箭，世上也没有双全法，泱泱山河面前，没有儿女私情，你懂吗？”

“是，我懂，”方藤沅点点头，“对别人狠只能苟全其身，对自己狠才是兼济天下。我是方家人，我懂！”

林呈雅到家时，已是月上中天，府内只剩了虫鸣和梦呓声。

“哥，你怎么这时候才回来？”

林采苓的声音在一片寂静里炸响，吓得林呈雅背后汗毛倒竖，慌乱回头，看见她倚靠在太师椅上，身上还穿着私塾里的布衣长裙，打着呵欠看着自己。

“去见了个朋友，谈得忘记了时间，”林呈雅想起方藤沅的笑脸，不知为何有些心虚，“你明天不还有课么？怎么还不睡？”

“明天是礼拜六，哥，你日子过糊涂了？”林采苓狐疑地看了一眼欲盖弥彰的林呈雅，走近了上上下下打量他。

“咳，是我记混了，”林呈雅急忙转移话题，“今天的账本送来了没？”

“我就是想跟你说这账本的事儿呢，”林采苓闻言叹了口气，拿起桌上一沓线订本扬了扬，“你白天要上班，晚上还要整理校对账目，月末还得会计盈亏，再这样下去，你的身体吃不消。我今天跟父亲母亲商量过了，以后这每天的账本就让我和父亲来校对，你每个周末验收会计就好了。”

“这怎么能行！”林呈雅双眉绞紧，三两步走近自己的妹妹，“父亲他身体还不好，母亲……母亲她哪里懂家里的账目货源流动，更别提你在私塾里课业这样繁重，晚上休息不好白日怎么学习？”林呈雅向来一副和和气气好说话的模样，但只有自己家里人知道，他骨子里天生带着股犟劲儿，认定经手的事就绝不会松口。

林采苓自然有些犹疑：“可是自从你接手家里的生意以来，我就没见你睡过一个好觉，人也清减了不少……哥，我很担心你。”

林呈雅听了这话，心里一暖，揉了揉妹妹的脑袋：“你有这份心，哥就满足了。哪怕你再想帮家里的忙，也要跟小茵一起先念完书，才有余力帮哥，你说对吗？”

“嗯，”林采苓点点头，遂即又摇摇头，“哥，这么多账本，哪怕就让我在你边上帮你打打算盘也好，不然你今晚又得通宵了。”

林呈雅一愣，只好点点头：“好。”说完又想了想，皱着眉头问，“今天李管事有跟你交代霞飞路和租界哪几家店的近况么？我今天路过去看了，情况不很好。”

“租界那边儿倒是风平浪静，只是，”林采苓想起下午李管事那张黑脸，不由得皱起俏脸来，“霞飞路那几家珠宝首饰店不太太平，这两日总有阔太太来柜台上抱怨退货，要么说是从咱们家买的首饰比别家的便宜太多，要么说是买去的珠宝没有什么……鉴定书，这么闹了好几天，巡捕房都来了好几回，说是鉴定走私珠宝来了。”林采苓忧愁地看了赤字账目一眼，“哥，咱们家的货总不会有问题吧？咱们和盛家合作这么多年了，最困难的时候也没见他们落井下石，难道真是有人暗地里勾结了巡捕房来砸我们家的招牌？”

为什么放着容易盘买的咖啡馆不取，反而要对珠宝首饰这块烫手山芋下手？霞飞路那几家珠宝店的走货都是自己经手的，盛家也绝对值得信任，怎么会被扣上走私的帽子？到底是谁在这样一个风云动荡的时候，还贪心不足地敛财刮脂？

林呈雅头疼地捏着眉间，只觉得眼前的灯光都成了一团团黄色的圆晕，在自己酸涩的眼球上晕成混沌的一片。

“哥，你太累了，”林采苓扶住林呈雅发颤的瘦削肩头，苦涩地开口，“哥，你不知道我有多喜欢你刚从英格兰回来的时候，站在码头上提着行李意气风发的模样。你只有做自己喜欢的事的时候，才会露出那样的表情，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好似一只被金丝缠住的隼。”

林采苓哽咽一声，抹了一把湿漉漉的脸：“哥，你多久没动笔写文章了？”

林呈雅的呼吸一滞，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抬起头来迷蒙地掠了几眼账本，终于眨眨眼，恢复了清明。

“等家里容易些了再说吧，”林呈雅苍白地笑了一笑，“你不是说要速战速决么？把账本给我看看，解决了这件事我就可以安心写文章了。”林呈雅知道自己在这样动荡的时局还幼稚地坚持着自己的梦想，实在是不可理喻，也是不切实际的。他是呆，可他不傻，他可能看不出派对上的情感纠纷，但他不可能看不出当今中国的风云际会，这炮火连天里早已没有能容他一方书桌的位置了。

“哥……”

“好啦，这么大的姑娘了，哭哭啼啼像什么样子，”林呈雅从口袋里摸出手帕，小心翼翼地搽去林采苓顺着泪沟往下淌的眼泪，“你不是说想帮我么？明天跟我一块儿去霞飞路那几家首饰店看看去吧，有些事到店面里才看得清楚。”

“嗯，”林采苓乖巧地点点头，“对了，哥，今天李管事还说，方家的大公子留洋回来了，他是从小骑马射枪长大的，凶得很，你要是遇上了，得留心些。”

林呈雅眨巴眨巴眼睛，想起今天梨花树下那人尖锐的眼神和无可奈何的温柔，脸上竟不自觉漾开了个笑。

藤沅——方藤沅么……

第二日林呈雅和林采苓起了个大早，正要出门时天色却忽地变暗，倾盆大雨说下就下，噼里啪啦砸在黄包车顶的油布上，细细密密的水雾飘落在林呈雅的头顶，濡湿了他过长的刘海。

“哥，当心受了风寒！”林采苓挽着他的胳膊，试图把他拖进车里。

“嗯。”林呈雅拢了拢衣领，心头郁郁压着一层忧虑，他深深吸了一口带些湿热的空气，总觉得今日的视察不会太平。

林家的珠宝铺子在霞飞路上占着最好的位置，又留着上海顶好的手艺师傅，往日里都是人流汹涌，进进出出的阔太太富小姐们极多，哪怕手上没有余钱，也有慕名来开开眼界的学生职员，可今天这几家装潢华贵的店面却像是遗弃的旧址，在凄风苦雨里门可罗雀。

林呈雅先下了车，打起一柄黑伞，托着自己妹妹的手将她扶下黄包车，却突然感觉有一股热辣辣的视线灼着自己的后背，惊异地回过头，却发现方藤沅正站在柜台前，透过橱窗盯着自己。

他怎么在这儿？

林呈雅心里虽疑惑，但还是礼节性地冲他点了点头，同林采苓携手走进自家铺子。然而方藤沅却毫无收回自己视线的意思，一手托在玻璃柜台上，盯着林家兄妹一路走到自己面前。

林呈雅被他盯得发毛，循了他的目光去看自己到底哪里不合他心意，却发现方藤沅黏腻的眼神一直停留在他和妹妹挽着的手上。

莫非他对采苓感兴趣？

不知是出于昨夜采苓对自己的警告还是方藤沅对自己的过分关怀，林呈雅竟凭空生出一股如鲠在喉的不适来，于是他保护性地将林采苓往自己身后拉了拉，忽视了方藤沅愈发深沉的眼神。

“呈雅兄，真是巧了，”方藤沅笑得满脸柔和亲近，伸出手来同愣住的林呈雅握了握手，“哦，这位是不是该喊准夫人？”他的眼神转而看向林采苓，瞳孔好似一团融化了的巧克力，眼神温柔近人，可被他盯着的林采苓却好似被针扎了一把似的，浑身一寒，禁不住哆嗦了一下。

“藤……方兄误会了，这是舍妹，”说完，他将林采苓往前推了推，“还在念书，不怎么来店里，所以怕生得紧。”他这话里却没有半点责怪，只有满心的宠溺关怀，因此也引得林采苓同他相视一笑。

“哦，我还以为呈雅兄总是秉持“先成家，后立业”，先生个大胖小子让父母欢喜欢喜的呢。”他这话自然是暗讽林家上辈人力竭，而小辈势单力薄，难以扭转局势，只得啃着长辈留下的金山银山，苟且续存血脉罢了。

可林呈雅却没能听出他话中的讥讽，反倒是很认真地摇了摇头：“大丈夫当顶天立地，哪里能龟缩在自己的小巢里！”

方藤沅闻言挑高了眉：“那今天呈雅兄是来视察店面的？”

林呈雅还未开口，却听见林采苓低声道：“管你什么事。”

“采苓，别这么说，”林呈雅摸了摸她的脑袋，冲方藤沅无奈一笑，“这几天货源出了问题，我来看看。”

“那正好，我这儿刚有件事想找你们经理问问，”说着，方藤沅从口袋里掏出一盒天鹅绒面的礼盒，递给林呈雅，“蔓漓三天前从你们家买的坠子，半条小黄鱼的价，可我回家一看，倒是货真价实的德意志制造，只是德意志柜台上都要小半条黄鱼的货，怎么到了林家就这样便宜呢？难道林家的珠宝铺子，改行做普济了？”

“喂，姓方的，你是不是找茬啊？珠宝便宜你还——”

“好了，采苓你别闹了，”林呈雅拉住了林采苓的胳膊，摇了摇头，转而面向方藤沅，“不瞒藤，咳，方兄，今天我就是来查这件事的，最近店里的确出了点问题，你也不是第一个来反映的。只是方兄你也知道，我们林家的货都是先过海关再过你们交通局的，问题怎么也不应该出在柜台上，方兄在交通局里工作，不会不知道其中利害。所以我想，如果令妹对这件珠宝不满意，那就先退回柜台，等我们查清了里头的玄机，再物归原主，你看如何？”林呈雅这一番话说得有条有理，语气又平和冷静，饶是方藤沅也不得不点头。

方藤沅看着林呈雅的侧脸，想起初见时微醺吐真言的那个书呆子，心底冷笑一声，长袖善舞，却又不愿长袖善舞，我们还真是一路人！不过这么两句话，就已经抓住了交通局和海关的痛脚，就算我方家少爷不同意，交通局方次长也不得不同意！

方藤沅点头称是：“呈雅说得有道理，不过既然我们是朋友，你调查的货物又同交通局有关系，那不让我参与，可就说不过去了吧？”

林呈雅诧异地眨眨眼，没想到方藤沅就这样顺着他的话说下去，非要在林家的事里插上一手，只得点头：“那就劳烦方兄了，只是方兄公务繁忙，不知道什么时候有……”

方藤沅摆了摆手，一副纨绔子弟的模样：“我公务倒是不繁忙，只是我看呈雅兄每天累得没个休息的时候，还有——”方藤沅突然握住了林呈雅的手，“我们原本约好五天后见，没想到短短三天我们就见了两次，可见缘分深厚，所以还是别这样生分了，叫我藤沅吧。”

林呈雅一时间被弄得头晕——这个方藤沅，见了面装作不识，现在又这样同我亲近，到底想要做什么？但林呈雅的情感原则是，弄不清的事情便搁置一旁，而面前的情况也不容他不点头，于是他找个折衷的办法：“嗯，藤沅……兄。”

“嗯，”方藤沅状似满意地点点头，“那么晚上见了，呈雅兄。”

直到目送了方藤沅走出店门，林呈雅才困扰地捏捏眉心，对一旁默不作声的林采苓叹了口气：“这个方藤沅，真是个怪人。”

“……他不是怪，哥，你一定要小心，”林采苓睁圆一双杏眼，眼波里有掩不住的担忧和惊惧，“我总觉得他不怀好意另有所谋。”

“可不是么，眼下在方家眼里，我们是唾手可得的肥肉。”林呈雅闷闷地说。

“那你还……”

“父亲以前就常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眼下我们家的情况已经容不得拖延了，这几家珠宝店，太重要了。”

“哥，你……”

“放心，哥还能被他吃了不成？”

林采苓颦眉看着哥哥和煦的笑脸，暗自叹气：我只怕你不是虎口夺食，是割肉喂鹰啊。

傍晚，缠绵了一天的雨总算是停了，只是头顶还是笼着密匝匝的一片湿意，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方藤沅站在码头口，穿了身毛呢子的背带裤，衬衣领子开了两颗，额发间带着些汗珠，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捻着根烟，云雾吞吐，连面容都模糊了。林呈雅远远望见，竟是一滞，随后才加快脚步赶到方藤沅身边，低低唤了一声：“藤沅兄，我来迟了。”

“不迟，是我闲暇，先来码头上探探口风，”他将额前碎发往后一捋，吸尽了最后一口烟，“没想到还真让我碰见了熟人。”正说着，几个举着木箱子的汉子从渡口往他们藏身之处走来，方藤沅眼疾手快地扯过林呈雅的胳膊，把他的脑袋往货物背后按了按。

“唔……藤沅兄见到的是谁？”林呈雅乖巧地缩在一堆木箱背后，等着那队舵手走远，低声问道。

方藤沅按在膝盖上的手紧了一紧，手心好像还残留着林呈雅柔软细发的触感，好似一片柔软的鸦羽拂过自己掌心，难为眷恋难为痒。他缓缓吐了口气，总算平息了自己忐忑得很怪异的心情：“呈雅知道盛家么？”

林呈雅点点头：“自然知道，我们林家许多靠岸货物都是盛家经手的。”

“我也有所耳闻，”方藤沅绞紧了眉头，“盛家虽然在上海滩风头不盛，但手里的船只调用、货物流通实在是大拿，商界政界没有人敢小觑，更别提盛老爷子跟姓蒋的是酒友，按理说是不必做这样偷鸡摸狗的事的。”

“藤沅兄的意思是，近来洋货这样不太平，跟盛家有关系？”

“你看那个人，带着毛毡小帽的，正是盛家大少爷，”他又指了指泊在码头边，看起来陈旧难堪的一艘货轮，“那是盛家半年前就报了海难的“长宁号”，看它的吃水和海锈，这半年都没消停过。”

“看来我这次找藤沅兄帮忙真是没看错人了。”

“只是做个小官而已，”方藤沅摆了摆手，“只是，凭盛家在海上的势力，做旧货轮，不满仓就出海，还如此折损财力地奔波大半年，到底是为了什么？”

林呈雅望着盛天外压低了帽檐，指挥码头上的工人卸货装箱，不解道：“按常理来说，一般船家这样谎报船只耗损，借用大商铺的名号在航道上浑水摸鱼，都是为了走私贩私，趁着乱世留些身家。可盛家家大业大，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哪里需要这些蝇头小利？更何况，既然要挣这份黑钱，为何不直接组织船队出行？反正你们交通局和海关也奈何不了盛家。”林呈雅托着下巴，骨节分明的手指蜷在颊边，一双含水的眼眸里神思流转，一旁的方藤沅竟一时失了神，直到听见沉甸甸的脚步声才回魂，连忙将林呈雅按进自己怀里，两个身型瘦长的大男人并肩挤在狭小的缝隙里。

“藤——”

“嘘！”

一道白光从两人的头顶掠过去，伴着一句惊疑的咕哝：“刚才分明听见说话声，怎么没人？真是见鬼了。”那人好似被自己的话寒碜到了，念叨了两句有怪莫怪，终于走开了。

林呈雅窝在方藤沅身边，只觉得两人肩膀磨蹭得厉害，方藤沅胸前的体温透过两人薄薄的衬衣灼烧着自己的肌肤，更逞论他扑打在自己脸颊上的温热呼吸，好似夏天最早的一团流火，烧得林呈雅有些无措。而此时的方藤沅鼻尖靠着林呈雅温软细腻的脸颊，忍不住腹诽：这个家伙怎么好死不死就比自己高了这么一分……

两人相顾无言良久，终于被方藤沅的一声低咳打破了沉默：“不走大批货物，说明不是求财，调度不了大支船队，说明势单力薄。这长宁号的船长，是盛天外打小一起长大的兄弟。”

“你的意思是，这件事是盛家少爷一人主持的，同盛家无关？”林呈雅因着脸颊上的热气有些不适，却只好眨眨眼，忍耐下来。

“是，”方藤沅探出头去，从垒砌的货物缝隙看到一片晃动的幽深，“你会不会水？”

“啊？什——”

林呈雅话音未落，就被方藤沅怀抱着滚进水里，沉浮之间隐约听见岸边人声熙熙攘攘，还有几道白光晃得自己睁不开眼。

码头边的水咸而腥，翻滚起来还带着黄泥，林呈雅呛了两口，狼狈地抓紧方藤沅的后背，挣扎着抱住了他的胳膊，想开口质问却苦于口鼻都淹在水下，想动手挣脱又被不善水性的毛病给拖累，在水里待得久了，头脑都因为缺氧而混沌了，只下意识记得紧紧环抱住方藤沅， 任由他带着自己往不远处的长宁号上拖。

“咳——咳咳！”被方藤沅拉上甲板的林呈雅瘫坐在一方大木箱背后，几乎要把肺都给咳出来，“我不会水——咳咳！你怎么说也不说就把我拖下去！”林呈雅一双美目里怒气波澜，好似一把闷烧的暗火，瞪着一旁拧干衣袖的方藤沅，气得两颊涨红，手脚也还因为刚才的惊吓而微微发抖。

方藤沅倒是头一回看脾气温良的林呈雅情绪失控，原本早已打好腹稿的措辞竟一下子说不出口，只默默将他额前低垂的湿发捋到耳后，待他喘平了气，才伸手将他扶起：“方才太急了，这样大队人马出来搜查，我们应该已经被发现了，刚刚能够逃脱，只是因为盛家不确定是不是有人窥探。现在最好的选择应该是趁早离开，只是今夜被发现了，天外必定要重新安排渡口，再想找到线索就难了。”话尽此处，他便不再往下说了，反倒将目光转向了林呈雅，好似在询问他的意见。

方藤沅这样一块软绵花跑出来，林呈雅也不好意思再生气，很快恢复了平时的内敛模样，思忖几分，开口道：“都到了船上了，难道还差这临门一脚么？”他拍了拍身边的木箱，冲方藤沅挑了挑眉毛，挽起袖子，伸手去摸封着木箱的长铁钉。

方藤沅见了他这样子，只觉得不再是平日里温良隐忍的呆子少爷，也不是生意场上头脑机敏的商人，反倒像是十五六岁的调皮少年，比他平日里灵动不少，竟生出“可爱”之感来。

“藤沅兄还在等什么？”林呈雅吃力地拔出了两根钉子，好不容易将木箱掀开一角，转头催促方藤沅，“要是等到那些个码头把子找到我们，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方藤沅回过神来，低头看见林呈雅书生气的指尖钩了几根木刺，皱着眉低叹一声：“你的手伤了。”随即接过他手里的活计，三两下将剩余的长钉拔出来，小心翼翼托着木箱的盖子将它推开三分，露出里头卧在干稻草上的珠宝。

“藤沅兄做这样的事怎么有如此心得？”林呈雅一边俯首去鉴识箱中珠宝，一边有些揶揄地问道。

“好歹我从小也是拿着枪长大的，”方藤沅帮着林呈雅将封盖推得开些，好方便他鉴识，“何况我在德意志学的就是机械，整日和钢铁木料打交道的。”说罢，拿起一条项链，对着月光照了照样式和透度，“不像是赝品，怎么，是你们林家订的货物么？”

“货是没错，不过有些奇怪，”林呈雅将珠宝拨到一旁，将手探入压得密密匝匝的干稻草中去，“如果只是这些珠宝，这箱子不该这么重，下面肯定还有别的……唔，我摸到了。”

林呈雅的手臂在干稻草中艰难穿梭，指尖将埋在稻草下的物什探清后，动作突然一顿，转头看向方藤沅，脸色竟是雪一样的白。

“怎么？拿不出来么？要不换我来？”

“不是……你熟悉些，你来摸摸，我不确定是不是……你小心些。”

林呈雅的含糊其辞让方藤沅一头雾水，原本大剌剌伸出去的手到有些犹疑起来，待得将稻草下埋的东西摸了个清楚，更是差点没炸开来：“这个盛天外作什么死，连军火都敢走私？！他还要不要命了？！”

方藤沅和盛天外以前没少在大学里一起闹过事，自然知道他是何等胆大妄为的人，只是再胆大，也不该在这种时候倒卖军火吧？他盛天外就真缺这么点儿零用钱？再者说，光从那天舞会自己就看出这小子和蔓漓两个人眉来眼去的，难道自己真的要为了方家棒打鸳鸯？方藤沅只觉得自己脑子都要被这位“准妹夫”闹炸了，连带着五官都狰狞起来，不再是往日的温柔可亲。

“不对，盛天外不像是在倒卖军火。”

正在方藤沅愁得脑壳疼的时候，点数了珠宝和底下埋着枪支的林呈雅突然开口：“上头的珠宝只是用以掩饰下面的枪支，数量本来就不多，何况从我们珠宝铺子的柜台标价看，他出货的价格还不如正常途径的一半，林林总总算算，还抵不了这一趟出海的成本。而且……看他这个出手的价格，想来是打算趁早摆脱这些烫手山芋，可偏偏就是他的低价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你的意思是，盛天外他不是个走私的老手，不懂行情。”

“是，”林呈雅点点头，“在珠宝这个行当上，高价和低价都会太过引人注目。或者说，所有的行当上都是这样，军火这样炙手可热的货物更是如此。”

“更别提这整条货轮的运货量，”方藤沅锁眉环视四周，沉吟道，“所有的箱子都打着相同的印戳，如果半年来他用的都是这样的障眼法，怕是得有上万把枪支，我还真想不到上海有什么组织能吃下这么大一条鱼。”

林呈雅托住下巴：“如果说是万把枪支，倒不是没人能吞下，难不成是……”

方藤沅林呈雅两人均是眼前一亮，抬起头来撞上彼此的目光，福至心灵地低喊出声：

“义军？！”

“义军。”

话音刚落，两人又同时踉跄着倒退两步，脸色变得更加难看了。林呈雅探头去看了看逼近的搜查队伍，长吸了口气，勉强稳住心神：“他们追来了，我们赶紧恢复原状。”

“盛天外这个小子，做事情太没脑子了！”方藤沅一边咬牙切齿地将封盖挪回原状，一边狠狠咒骂，“难怪以前被处分的总是他！”

“是啊，他若是掺在不同的货物底下、用不同的货轮怕也不那么容易被人发现，”林呈雅摇了摇头，“偏偏他……想来他怕也只是用了自己的人脉，不然偌大的船行，怎么会……”

“好了，赶紧走，”方藤沅无比自然地搂住了林呈雅的腰，“准备好了没有？”

“啊？没——”

于是乎林呈雅再次被方藤沅以相同的方式拖到另一侧岸边，他还没来得及再次发怒，就被方藤沅抓住了自己的手指。

“怎么扎进了这么多刺？”他自顾自嘟囔着，将林呈雅分布了稀疏红点的手指翻来覆去地看，随即张开嘴将破损的指尖含了进去。

“啊，你——”林呈雅的脸霎时间通红，只觉得血气直往头顶冲去，连带着舌头都僵直了，千百句话在舌尖翻滚，却被堵在嘴边说不出口，眼睁睁看方藤沅吮吸着自己的指尖——他柔软的舌舔舐着自己的伤处，坚硬的牙挤压着稻草刺，再轻轻一吮，就是处理好了一处。他只觉得耳边轰隆隆响，四肢都无力了，瘫坐在地上瞪着方藤沅。

“唔，好些了没？”方藤沅将嘴里混着血丝的唾沫往地上一吐，抬头去看满脸通红的林呈雅。

“额……嗯”林呈雅慌忙收回自己的手，指尖上沾了唾液，在夜风里竟有些凉丝丝的，“我，我先走了，家里还有事，藤……藤沅兄自己小心！”

方藤沅看着林呈雅慌忙逃离的身影，露出了一个意犹未尽的笑，只在脸上挂了片刻，又绞紧了眉毛，快步往方府走去。

方藤沅轻声轻气地推开一丝门缝，从中挤了过去，瞧了瞧左右，方府里已是四下寂静，更是没见着方蔓漓的影子，暗自松了口气，重新掩上门，三两步快走到厅堂里，端起几上的一杯冷茶，贴上嘴唇正欲痛饮，却看见宅门再次被推开，一个暗紫色的身影鬼鬼祟祟闪了进来。

对方一抬头，就看见了手臂僵硬地停顿在半空的方藤沅，一时间竟不知作何反应，两人大眼瞪小眼，好一会儿才晃过神来。

“哥？！”

“蔓漓？！”

“哎呦我的天，哥，你小声点儿！爸妈都睡了！”

方藤沅见她一身礼服装扮，知道她又是去哪家的舞会，玩得忘了时候，所以才偷偷摸摸地从后门回来。

“你又去哪里闹了？既然知道爸妈不许，怎么还这样胡乱跑？”

方蔓漓眼神四处乱飘，终于镇定下来，看着浑身一片狼藉的方藤沅，反问道：“把自己弄成这样，你又去什么地方了？比我又好到哪里去了，还敢说我！”

方藤沅气也不是恼也不是，面对这个在自己面前娇纵惯了的妹妹，他实在是没法硬下口气来骂，只好软言让步：“夜里这么迟，我担心你的安全。”

“哪里用得着你关心，有人惦念着我呢……”方蔓漓翻了个小小的白眼，低声咕哝道。

“嘀嘀咕咕说什么呢，”方藤沅揉揉妹妹的脑袋，一低头却看到了她耳朵上钩着的一滴祖母绿，顺口问道，“你这耳坠子什么时候买的？”

方蔓漓闻言，素来不改色的脸竟红得好似桃花，低声讷讷：“人家送的。”

方藤沅疑惑地盯了这一对手工磨制的耳坠子好一会儿，又闻见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万宝路的气味，心里已是猜出了七八分，皱着眉问道：“盛天外？他送你回来的？”

“是，所以我才叫你不用担心么，”方蔓漓看着方藤沅阴沉的脸色，气鼓鼓地问，“干嘛对天外这样生疏？现在可是自由恋爱了啊，你总不能棒打鸳鸯吧？！”

世上没有双全法，山河将破，哪里来的儿女私情。方藤沅想着那晚父亲的话，眉头皱得更深，暗自苦笑：恐怕这次我不打也不行了。

“哥，你怎么这样愁眉苦脸？难不成是咱们家最近和盛家成了对头，非要在生意场上闹得你死我活？”提及家里的生意，方蔓漓也绷紧了脸，却难以压制心中的惴惴——两家要真是闹翻了，不仅自己和天外完了，方家的生意也……

想到这儿，她慌忙问：“就没回旋的余地了？实在不行我再去说说。”

方藤沅失笑，拉住她的手腕，将她安抚在太师椅上：“你想多了，我们两家之间好得很呢。”见方蔓漓还是一副不相信的模样，便又接口，“你和盛天外什么时候变得这样要好的？我记得以前他来咱们家你还要关起门来谢客的。”

“哪有那么夸张嘛，”提起心上人，方蔓漓放松许多，脸上也带了些小女儿的忸怩，“之前我是觉得他总跟你好么，而且他又是方家独子，名声给外头的人传得难听，所以我才……”

“哦——那你是怎么改观对他的印象的？”方藤沅揶揄道。

“哥，你今天怎么这样八卦，”方蔓漓又冲方藤沅翻了个白眼，却因为脸上的赧然而减弱了杀伤力，“嗯，就是有一回，我跟青帮的人谈生意去了，你也知道他们三教九流的人都有，不过对我还是不敢出手的。那天我正好看见他们要把一个妹妹卖到南洋去，我一时气不过，就偷偷放了那个妹妹，没想到出了青帮的大门，就被那群喽啰往死里追，最后还是天外路过救了我，后来还安排那位妹妹和父母出了上海。”

英雄救美，这故事听起来倒是耳熟得很。

方藤沅苦笑：“就这么一个英雄救美，就把你拿下了？”

“我像是那种没见过市面的学生妹么？”方蔓漓给了哥哥一肘子，“后来我们和盛家的生意也更密切了，你来我往的，我才知道坊间那些传闻尽是不实，天外这个人，其实有担当得很，心里也很有些抱负，只是他家里的权力尽数给他的叔父揽了去，郁郁不得志，所以才作出这样一副风流样子。”

是啊，他倒真是有一腔报国之志，只是这报国之心也太急进了些。方藤沅叹了口气，又看看自家妹妹春心萌动的脸，在心里暗暗地咒骂盛天外：以前要我给你善后也就罢了，怎么现下成了少东家，还要我拉着呈雅屁颠屁颠给你擦屁股！要不是看在蔓漓的面子上，要不是我当你是未来妹夫……我看你小子以后敢不敢对蔓漓有半分的不好！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林家书房的灯还是微微亮着，橘黄色的灯光透过水雾，看起来极朦胧飘忽。林呈雅走到窗边，推开半掩着的木棂，深深吸了一口混着草木腥味儿的空气。

他知道因为长时间不曾被自己家人打理，林家的铺子堂口里有异心、想趁东家衰败占便宜的人也不少，只是他刚上任少东家时，就把家里账本明明细细全给翻了一遍，明里暗里也拔除了不少浑水摸鱼的人。可今天同方藤沅在码头上那么一走，心里危机感更甚——那珠宝铺子接货的出货的，都是自己亲手挑出来的，在林家伙计里算是值得信任的了，没想到暗地里为了挣黑钱，竟置铺子的信誉于不顾。要不是今天去码头，恐怕是要东窗事发自己才知道被人给摆了一道，更何况这走私枪火，可不是现在的林家担得起的罪过。

林闻茵的身影在芭蕉叶间一闪而过，林呈雅扬起嘴角，低声招呼她：“闻茵，怎么这时候才回来？采苓呢？”

那道浅绿色的身影顿住了，犹犹豫豫地转过身来，走到廊前：“姐没跟我一起走。”月光下那张同林采苓如出一辙的面孔上带着点忧郁和软弱，眼神好似一滩禁不住惊扰的池水，两道黛眉微颦，一双杏眼温婉可人。

“嗯？我倒是以为她寻你去了，”林呈雅冲小妹招招手，“你最近怎么总是这样迟回来？这可不像你了。”

他话里没有一丝责备的意思，倒是听者有意，慌忙绕过花廊，推开了书房的门，看见林呈雅讶然的脸又埋头讷讷：“最近有些事……”

“有什么事？总不能是谈了朋友吧？”林呈雅眨眨眼，逗自己最是脸皮薄的小妹。

“哪有——”林闻茵下意识娇喝，抬眼见着林呈雅一脸戏弄，立马脸红埋首，“只是私塾里有了新活动，认识了几个新朋友而已……”

林呈雅心想，自己这个小妹满腹诗书，偏偏又为诗书所累，生性内敛，现在真要是有自由恋爱的勇气也是不错的，不过改日需叫采苓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若是被人给骗了就不好了。

“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脸皮薄，不逗你了，”林呈雅温柔笑笑，“不过现在采苓不在，还是要麻烦你去叫一声宋管事，就说我找他有事。”

“嗯，好，”林闻茵乖巧地点点头，转了身正要出门，又回头郑重地对林呈雅道：“哥，你也要小心身体。”

“嗯。”林呈雅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疑惑地看着自己妹妹走远。

“也”？上一个是谁？

宋敛轻轻扣了扣书房的门，弓着身子低声问门：“少爷？”

“进来吧。”

宋敛心中忐忑，这位留洋回来的少爷平日里总是和和气气的，哪怕是之前清理门户的时候也不见他拉下脸来，更是没有这样深夜叫伙计把头来书房过。听手下的人说，今日少爷不知从哪里回来，弄得一身脏污，还半夜特意将自己叫来，难道当真发现了点什么不成？

“宋管事，您怎么不坐？”林呈雅含水双眸淡淡掠过宋敛，面上是一派温和，看得宋敛确实心头一震。

“是，是，”他抹了一把额上的汗，哆嗦着坐到几子边上，“少爷这么迟了，找我怕是有什么急事罢，我马上就去办。”

“没事，不急。”林呈雅又笑笑，给宋敛添上了杯茶，可他笑得越是亲近，宋敛越觉得他笑里藏刀，两股战战。

“少爷，这到底是……”

“宋管事，霞飞路那几家铺子，在你手里经营了快三四年了吧？”林呈雅端着杯茶，笑吟吟地看着如坐针毡的宋敛。

原本就惴惴不安的宋敛听了这话，心底更是翻倒了油锅一般的焦灼，面上又不好表现出来，只得不停地抹着脑门上的冷汗。

“是了，快三年半了。”

“嗯，那几家珠宝铺子不好经营，宋管事也辛苦了，”林呈雅话锋一转，盯着瑟瑟发抖的宋敛，“那么宋管事是觉得我林家出的价，及不上你坐镇三年半的辛劳了，是么？”

“我……我不知道少爷在说什么……这……”

“宋管事，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林呈雅的语气仍然温和平稳，不带一丝锋刃，“若是您觉得酬劳低了，跟我提便是了；家里那边有什么困难的，账房上预支些工钱也不是不行的。毕竟您在我林家辛劳这么些年，我们不能不念您的恩情。”

他话音刚落，原本哆哆嗦嗦如同坐在审判席上的宋敛扑通一声跪倒在地，抬起头来已是涕泗横流。

“少爷！是我对不住您——没有林家就没有现在的我，林家的恩情我一份都没忘，全记在心里，可是我的老娘病重瘫痪，实在缺钱，我实在是，实在是……”

“宋管事，你先站起来说话。”林呈雅被他这样子吓了一跳，心登时便软了——他今日找宋敛来也不是寻他的罪，只是问清缘由，何况此时林家正是用人之际，宋敛一向忠心耿耿，他不能少了这员大将。

他带着些慌乱地蹲下身来，搀扶着宋敛簌簌的胳膊，双眼诚恳：“宋管事若是真的缺钱，我先叫账房把您这月涨了的薪水拨下来便是了。”

宋敛一听此话，没想到林呈雅还要留自己一条活路，又惊又喜地抬头，惊不择言：“少爷你这是……我……我在这里给少爷你磕头了！”

“宋管事切莫行这样的大礼，”林呈雅笑着扶起趴伏在地上的宋敛，双眼亮得像星子，“谁还没个难过的坎儿？何况我知道宋管事是个能人，不然我也不留您，我们林家现在正缺能人呢。”

宋敛听了这话，自然心领神会，心底里更是感激万分，对这位少爷也更是服气敬佩：“少爷这样的好胸襟，我若是做反咬一口的小人，岂不是要被同僚们唾弃！少爷你放心，我宋敛拿脑袋打包票，咱们林家绝不能在这儿倒了！”

“那真是多谢宋管事了！以后这生意场上的事，呈雅还要宋管事多指点指点，”林呈雅也是喜不自胜，“那霞飞路那几家珠宝铺子……”

“明天，不，今晚我就去把事儿给掐了！”

“不必了，我想他们今晚也没这个闲情再来送货了，”林呈雅笑得一脸神秘，拍拍宋敛的肩，“宋管事今晚好好休息，明天再处理也不迟！”

“那怎么行，少爷，”宋敛退后两步，打了个揖，笑容里已满是精明，“生意场上讲的就是兵贵神速，迟一分就有了变数，还是我现在马上走一趟的好！”

林呈雅一愣，也不再坚持，点点头：“那劳烦宋管事了！”

第二日一大早，林呈雅还未起床，宋敛手下探听消息收纳账本的小厮便从外头飞也似的往林呈雅的卧房冲，情急之下连礼数也不去管了，咣当一声推开了房门，从喘息里断断续续挤出几个字：“少爷……不好了！盛家……珠宝铺子——！”

林呈雅原本已有些半梦半醒，一听这话脑子里跟撞了把晨钟似的，瞬间清明过来，又觉得耳边嗡嗡直响：“你说什么？！珠宝铺子怎么了？！”

“珠宝铺子没什么大事，”那小厮好不容易喘直了气，“是给我们铺子送货的盛家——今儿早上给巡捕房和海关的人给贴了封条，走货的盛大少爷也被抓去喝茶问话了！”

“什么？！”

林呈雅也顾不上换衣服，踩上两只鞋，身上挂着一件丝绸的薄衫薄裤就这么冲到厅堂去了，刚跨进门坎儿，就碰见了风尘仆仆赶回来的宋敛。

“少爷放心，盛家和珠宝铺子的事儿，我已经掐了。”还未等林呈雅开口问，宋敛就游刃有余地冲他鞠了一躬，脸上带着淡淡的自满。

林呈雅喜道：“我真是没信错宋管事，您真是我林家的福星！”他原本砰砰响，直要跳出喉咙口的心安分了些许，却又想起林家这么多年同盛家的往来，不可能一夜之间就抹清，于是又有些忧虑，“我们同盛家共事这么久，当真能全身而退？”

“账自然不能全清，我只是把不干净的货划走或是换道儿了，所以还得少爷出面同另几家相与的船行谈谈，把我们的货接到他们账上。”

“这事儿不急，我在各大船行也有相熟的同学，通融通融还是无妨的。”

“是，我还在账本上留了几笔走私货物的流入，”宋敛显然是做账的老江湖，“我们同盛家往来密切，泾渭分明是不可能的，总有不当心的伙计让走私货要入库，不然显得太过刻意。到时候我们也好在海关那边儿以受害者自居。”

“也好，也好，宋管事辛苦了。”

“不过，少爷，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宋敛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神情疲倦的林呈雅，“盛天外做事我是知道的，中肯得很，做不到谨小慎微，可一丝不苟还是有的。不论账本还是伙计，他都是管得严的，可是您昨晚才跟我透露了盛家的事儿，今天这件事就捅得满上海人尽皆知……这事情恐怕不简单呐！”

“……是。”

林呈雅眉头紧皱，捏着鼻根，想着昨晚轻门熟路的方藤沅。哪怕就当真是买到了走私货，哪怕当真要抓林家的把柄，方藤沅这位方家大少爷何必非要跟自己一起去淌这趟浑水？大不了就把买到水货的消息往报社一捅，嚷嚷两声赔钱，那林家珠宝铺子的名声不败也要减三分盛势，他何必非要揪出是谁在背后捣鬼？

他是真看不明白这个大少爷——干嘛非要黏在自己身边？林呈雅想起昨晚他温热的舌尖卷过自己手指的热度，无由来地红了半张俊脸，同时又带着巨大的恐慌和难以置信自我诘问：会是方藤沅把盛天外的事报给海关的吗？

林呈雅转念又想，他报了就他报了，跟我又有什么关系？我做什么这样心烦又意乱的，他不就该是个见利忘义的小人么……林呈雅有生以来头一回这样烦躁，他绷着腮晃晃脑袋，努力让自己从这莫名的失落里摆脱出来：“宋叔，拿回来的账本可否给我看看？”

“当然当然，”宋敛招呼小厮搬来半人高的一摞泛黄线订册，数点了一会儿，一拍大腿，“哎呀，这下子可不好了，前两日盛家把我们这个月的账本拿去对账，小刘忘了去要回来，现在恐怕还在盛天外手里呢！”

“——那这就又给了呈雅兄理由，要跟我再去查查这件事了吧？”

林呈雅还未来得及接话，就听得方藤沅一身西装革履，风度翩翩地从跨入厅堂，脸上挂着和煦的笑意：“虽说快要入夏了，但呈雅兄穿得这样单薄，就不怕受寒么？”

林呈雅被他直白的目光盯着，无端觉得一阵寒颤：“藤沅兄怎么偏偏好淌我们林家的浑水？”

“诶，呈雅兄这话就说的不对了，盛天外是我的准妹夫，我来找你，只是因为这件事上我们同仇敌忾罢了。”

林呈雅闻言眉头拧得更紧，方蔓漓和盛天外的事自己也有所耳闻，而方藤沅对自己的妹妹向来是极好的，总不至于祸害自己的妹夫吧？他抬眼疑虑地看了方藤沅一眼：“那我林家的账本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一么，自然是这账本会让天外的罪名板上钉钉，我更是不容易帮他脱罪，”方藤沅又朝林呈雅温温柔柔一笑，“二么，我已经当呈雅是患难朋友了，自然是要来搭一把手的。”

“谁跟你是朋友……”林呈雅低声嘟囔，却无端想起初见那一晚是自己兴高采烈扯着方藤沅促膝长谈，完了还意犹未尽地约着再会，恼得抿起了双唇，轻轻瞪了对方一眼。

都怪那晚的酒太烈，灯光太恍惚，连带着自己的理智也模糊了，招惹上这样一个冤家！

“其实要我来说，两位少爷合作也没什么不好，”正在两人僵持之际，一直观望的宋敛终于开了口，“方少爷家大业大，人脉疏通，自然好办事，而我们家少爷对珠宝生意的流水了如指掌，海关那边也时常走动，你们一起来办这件事实在是再好不过了。更何况，我们两家许是从今日开始就化干戈为玉帛了。”宋敛弓着腰，微微抬头和方藤沅眼神相接，毫不示弱地相看两秒，又低下头去。

林呈雅也知道，这件事方林两家一旦联手成功，以后大家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林家的生意也将巩固不少，自己也不用再这么操心了。宋敛在生意场上实在是老手，懂得什么时候周转回旋，这个方案实在是再好不过了。他抿着嘴，板着脸，目光在方藤沅和那堆账本之间跳来跳去，终于点点头：“好吧。”

“好，那就这么定了！”方藤沅走上前来搂住林呈雅的肩，“我倒想看看是谁在我眼皮底下捣鬼，遛了我这么一大把！”他温厚的手掌隔着一层丝绸贴在林呈雅肩头，只觉得一丝凉意捂着手心，转头看林呈雅泛白的嘴唇，又心疼又恼火，“你到底穿成这样站在这儿多久了？你就不怕风寒么？”

“啊？我……“林呈雅一时间没能跟上方藤沅的话题，竟不知所措地嚅动嘴唇说不出话来。

“赶紧先披上我的外衣！”说罢，方藤沅就把带着自己体温的外衣披到了林呈雅肩上，又帮他拢了拢前襟，“怎么这么不爱惜自己呢，你这个人……”

林呈雅一惊，往边上一让，又觉得自己这样防备有些难为情，扭过头来涩涩看了方藤沅一眼：“你别……”两人眼神对接，林呈雅觉得好似被炭火烧着了一般，躲闪着视线往廊上挪了两步，“咳，麻烦藤沅兄在这儿等一会儿了。”说完便匆匆忙忙消失在几道曲径通幽里。

“呈雅兄觉得，盛家这次阴沟里翻船是因为什么？”

林呈雅跟着方藤沅上了他家的车，两人并排在后座坐着，过于安静的气氛让他觉得有些难捱，就在这令人尴尬的空当儿，方藤沅恰到好处地开了口。

“额，”林呈雅眨眨眼，沉吟了一会儿，“盛少爷参与走私的时间也不算短，况且盛家的好几个雇主这一个月来都陆陆续续遭遇了巡捕房和海关的检查，想来应该是他走私的量太大、太过急于出手，所以对上海的珠宝生意人有了冲击，海关也因此有所察觉吧？”

“哼，你还是不懂此间曲折，”方藤沅冷哼一声，“像这样的大家族，里头尽是肮脏龌龊的权钱之争。盛天外的二叔盛舒早对盛家当家的位置垂涎不已，偏偏这个侄子后生可畏，有一番作为，再过两年就要在商界站稳脚跟了，他可不能不急。”

林呈雅听了这话，心里暗笑，这个人怎么骂人连自己也不放过？他自己莫非不是这上海滩有名的贵胄之一么？于是他清了清嗓子，去了语气里的笑意：“那你的意思是，盛天外走私军火这件事是他二叔捅出去的？虽说家里争权谋利事大，可盛家走私这件事要是坐实了，恐怕在商运界的名声也就毁了，盛舒就算拿到当家的位置，也没什么肥水可捞了吧？”

“这世上为了权钱损人利己的事还少么？若是盛舒和海关有所勾结，说不定最后所有的罪名都会推到这位‘纨绔奸劣’的少爷身上。”

“我还是不信，”林呈雅摇了摇头，“就算不论商利，也不会有人这样对待自己的血亲。”

“若是世上所有人都像你这样重感情，有许多事也就不必喊打喊杀了，”方藤沅一笑，脸上是林呈雅摸不清的复杂神情，“那我们打个赌，看看到底是谁说得对，要是你赢了，你要答应我一个要求，要是我赢了，我要答应你一个要求。”

林呈雅闻言扑哧一笑：“你是不是弄错了，应该是谁赢了，就要对方答应自己一个要求吧？”

“不，”方藤沅非常严肃地摇了摇头，眼神苦涩，“我倒是希望你赢，这样事情反倒简单许多。”

林呈雅一愣，的确，外寇逞狠确实好过内鬼动刀，何况自己和方藤沅又是外人，对这盛家剪不断理还乱的人情财利哪里有插手的位置？想到这儿，他亦低头一叹：“是啊……”

正当两人沉默之际，驾驶座的许昭然却开口：“两位少爷，交通局到了。”

迎着林呈雅惊讶的目光，方藤沅道：“船只进出，不论怎样隐秘，在交通局总是要留下蛛丝马迹的。海关又和交通局关系密切，有什么政策法令我们这里最清楚，况且这里我熟，也好入手。”

话虽这样说，但两人却是走了后门进的交通局，又偷偷摸摸溜到资料室，按着日期翻阅近半年的船只进出记录。资料室又暗又潮，两人为了不引人注目又不能开灯，随着纸页翻动而不断扬起的灰尘直往两人鼻子里冲，裹挟着一股子霉味，实在是让人不敢恭维。

“真是对不住了，”方藤沅挥了挥面前的灰尘，“虽说我是次长，但调用查看资料都是要登记的，如果要暗察就不方便了，只好委屈你勉强着看看。”

“无妨，”林呈雅俏皮地笑笑，“在英格兰的时候，我也常常在图书馆借炉火写文章的，这算是好的了，至少不熏人。”

“咳，你这么认真的学生还真是教授的宝贝，”方藤沅撇了撇嘴，手中资料换过一份，“诶，呈雅你快来看，二月份的船只进出细目里原本应该是记着盛家‘长宁号’有过一次入港记录的，但后来被人用一块材质颜色相似的纸盖过了，你看。”方藤沅指着账本上的一圈方形凸起，竖起这一页来，对着光仔细端详两张纸重叠处的痕迹。规规整整的小方框架在薄薄的纸页上，让掩饰看起来这样的荒谬和随意。

“大概当时做假账的人也不曾想过，会有人这样仔细地查过每一本账本，因此做起活计来便显得敷衍了。”

“是了，不过或许是有人刻意为之，为的就是有朝一日成为捅穿盛天外胸口的一把刀。”

“这可是两个月前的账本，总不能那时候便……”林呈雅的话一顿，抬头略带些难以置信地看着方藤沅，“如果真要是这样，那对方未免太过剑戟森森，在盛天外罪名尚轻的时候知情却不提醒，非等到他罪不可赦时恰好推他入火坑……这样的人是要遭天谴的！”

“哼，财产权势面前，哪里有什么天谴不天谴的，只怕是还嫌手里的刀不够利落，不能事发时便斩草除根罢！”

“你这样说，不就默认了黑手就是盛二叔么？！”林呈雅脸上难掩怒火，方藤沅总是这样，不信情不信义，总觉得人活着便只为了利益权势——难道他与自己结交也是为权为利，难道他现在冒险替方藤沅脱罪也是为权为利？！林呈雅越想越气，胸臆间更是满满的酸涩，可这酸涩不甘到底是从何处而来，他自己也说不出，只是凭兀生出一股虚掷真情之感，梗在喉头，呼也不是吸也不是，头晕目眩倒退两步，双手抵在沾满灰尘的桌面上，才勉强稳住身形。

“我就是觉得盛家有内鬼，才来查这件案子的……”方藤沅悠悠叹了口气，扶住林呈雅颤巍巍的肩膀，“你累了，要不要坐会儿——谁？！”他眼角余光一闪，瞥见窗口立着个黑魆魆的人影，籍着幽暗的灯火，还能看见那人胸前别着交通局的胸针，方藤沅心下一紧，搀着林呈雅在地上坐定后，猫着腰窜到门边，稍稍推开了一条缝，细细看了一遍窗边门后，却并未发现任何痕迹。

他三两步冲回林呈雅面前，对上他明亮坦诚的眸子：“我们被人发现了，不走就要被抓个现行儿了。”

林呈雅咬牙，又看了看那本修改过的账本，伸手就要揣进怀里。

“不行，文书每晚都要来查档案，少了一本必然会被发现的。”

“既然已经被人发现了，那下次恐怕就再不方便进来了，”林呈雅捏紧手里的证据，好似这样便可以证明盛家阖家团圆和睦，“我要带走它，作为证据。”

“我身为交通局次长，这地方我想进就进，何苦急于这一时？”方藤沅握住林呈雅冰块似的手，半跪在他面前，柔声央道，“别把自己卷进去，好不好？”

林呈雅闻言一怔，剪水双眸神采恍惚了一阵，终于凝结成一片清明。他反握住方藤沅的手，将细目放回他手中，摇摇晃晃站起身来，纤长的眼睫盖过了眼中流转的神思，垂头长叹：“我早已将自己卷进去了！”

“不论如何，现在最重要的是脱身，万万不能再被对手抓住把柄了！”言罢，方藤沅握紧了林呈雅的手。

林呈雅点点头：“好。”

两人趁着即将压倒天光的薄暮溜进交通部后院的小花园里，三拐两拐绕到后门，环顾四周，确认无人后才钻回门外候着的许昭然的车内。他们走了不多时，一个身影便从走廊门柱后闪了出来，侧身滑进了档案室，腋下还夹着纸笔和浆糊。

第二日大早，方藤沅惯例来交通局报道，却见门口边等着的文员眼里闪着戏谑，替他让开一条路，端起手臂一副看戏的模样。

哟，这是山雨欲来？方藤沅挑了挑眉毛，这被自己治得服服帖帖的交通局还真有人敢翻了天不成？

他嗤了一声，挺直了脊梁走到自己的办公桌面前，却发现不仅每日校对的细目没放在桌面上，前几日自己还未处理完的文件也全都打包到了孙梁的桌上。

他不着痕迹地皱皱眉，冲孙梁笑道：“孙科长，今天我可没有请假，这两日在家里休息够了，正打算把一腔热血付诸工作呢！”言下之意自然是让孙梁识相地将文件放回，谁知孙梁岿然不动，冷笑一声：“方次长，我们交通局的文件，可是万万不能再交到您手上了！”

方藤沅想起昨日一闪而过的黑影，心里一紧，脸上仍是一派懵懂：“我不过请了一天假，总不能把我开除了吧？”

“哼，哪里敢开除方家大少爷，是我们交通局这座小庙供不起您这尊大佛！”说罢，孙梁好似示威一般将一本细目丢进方藤沅怀里，抑制不住自己扬起的嘴角。

方藤沅低头一看，怀中的这本细目正是自己昨天和林呈雅抢夺的那本，心里对昨日的偷窥者身份已然有数。他抬眼看了看得意的孙梁，仍是不屑，就算你抓住了我翻阅细目的把柄又如何？我身为交通部次长，本就有翻阅往期账目的权力，这种小事只消同上级往来沟通沟通，很快就能压下去，孙梁这只老狐狸莫不是想报仇想疯了，这样不入流的办法也要拿出来用？

他噙着笑翻开细目，刚看了几行，笑意便瞬间凝固在了脸上。昨天自己和呈雅仔细校对过，这本账目里根本不该有这么多的修改之处！他诧异地抬头看了一眼孙梁，紧接着快速地浏览过整本账目，原先只是打了几个补丁的账目此时却好像贫穷渔家人穿了半辈子的衣裳，随处可见做过假账的痕迹，更出乎方藤沅意料的是，这些修补都恰好覆盖在方家和盛家的交易记录上——割去了原本的数目，又用新纸抄了一遍相同的覆上去，使得真账成了假账，再与方家的账房一对，走私贩私等罪名就更是板上钉钉了。

“这本细目昨天……”方藤沅下意识想要开口辩驳，随即又恨恨闭了嘴——如果承认自己昨天偷看过账目，就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他捏紧了账目，一双鹰眼剜着面前得势的孙梁，从齿缝里挤出一句话：“孙科长真是好手段，看来方某在交通局是待不下去了？”

“啊呀，方次长这是说的什么话，”孙梁一副得了便宜还卖乖的神情，“这可是昨儿查档案的文书发现的，我这个小小的科长哪里有这么大能量！”他又阴又毒地一笑，“不过老哥哥有句话要教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方次长听过么？”说罢，他拍了拍浑身发冷的方藤沅的肩，吹着小曲儿晃晃悠悠走远了：他在海关的人脉老早就听说海关对盛家有所怀疑，兼而勾结了盛家那只黑狐狸，想尽办法要扳倒现任小当家，交到局里的证据本就是半真半假，如今能拖方家下水，也不过是借了一把官家的东风罢了。

留在原地等方藤沅这下子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做哑巴吃黄连：若是想要证明面前这本是假账，就必得把自己插手盛家走私一事给捅出来，而一旦这么做，不仅盛天外救不了，自己和林家的同盟也算是彻底破裂了。

不过，孙梁这一着，就把方家也拖下了水。方藤沅利刃般的视线紧跟着孙梁越晃越远的身影，残狼反噬起来，可是刀刀见血！

他负气将细目丢回桌上，整了整衣领，气势汹汹走出交通局，钻进车去，颦着眉头从牙缝里挤出一句：“到林家去。”

许昭然诧异回头：“少爷？”

“着了人家的道儿了，”方藤沅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还得麻烦许叔你先把我送到林家，现在我们两家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不能给人一锅端了。”他又捏捏眉心，张了张嘴唇却有些不好意思开口，“我和呈雅追着盛天外那边儿，总不能事事都给海关那边抢先了，所以，呃……”

“所以啊，这回又要我给少爷你擦屁股！”许昭然没好气地接过盛天外的话，语气里带着些不满和无奈。

“嘿嘿，还是麻烦许叔你了！我这不是另有要事么！”

“得了吧你，就一张嘴皮子灵快，从小就哄着我给你背黑锅擦屁股，”一向冷面的许昭然难得翻了一眼，“你这破局子里总不会有什么大事儿吧？”

“呃……”方藤沅尴尬地摸了摸鼻子，“也没什么大事……就帮我摆平一个科长和一本账本就够了。”

许昭然冷冷扫了方藤沅一眼，其中意味再明白不过：你到底在交通部捅了多大的篓子，惹了多大的人物？

方藤沅嘿嘿笑了两声，耸了耸肩膀：“昨天做事疏忽了些……”他的辩解淹没在许昭然凛然的眼神中，最终在副驾驶座上坐成了一副正襟危坐的模样，心里暗自叹气：只希望林呈雅那边不要碰壁，能凭借林家和盛家这么多年的良好交易情况，从盛舒嘴里套出点儿话来。

然而他甫一下车，还未叩门，紧闭的松木红漆大宅门就吱呀打开一条缝，里头露出林呈雅苍白的半张脸，抬起眼睑则是血丝满布的一双眼——想必昨晚林呈雅过得也并不容易。

“盛家那边，一点口风都不放。”还未等方藤沅开口问，林呈雅便开门见山地说了昨夜的败绩。

方藤沅摊摊手：“我也被交通部赶出来了。”

“怎么回事？”林呈雅端了杯水润喉，紧握杯壁的指节发白。

“我们昨日去资料室翻东西被人发现了，我以前整治过的一个科长给我下了个套，也算是报了一箭之仇。”方藤沅轻描淡写而过，并没有提起自己被停职，和方家也一并被拉下水的事。

“既然是要报仇，恐怕不仅仅是举报这么简单吧？”一夜未睡的林呈雅眉毛拧得更紧了，通红的双眼里满是担忧，“该不会我们上回留下的账本被做了手脚，那位科长借假账之名把你们方家也扯进来了？”

方藤沅讶然看了一眼林呈雅，缓缓吐出一口气：“要不是我明白你的为人，就要以为这件事是你一手操作的了。”

“你就这么相信我的为人？”林呈雅笑笑，反问。

“自然相信，第一眼见到你我就相信，”方藤沅揽住林呈雅的肩膀，“所以以后别再说什么‘你们’、‘我们’的了，咱们还不是一路人！那交通部的官位我也不稀罕，只是以后就不方便再调用账目了。”

“无妨，条条大路通罗马，不一定非要往死路里钻，”林呈雅又喝了一口浓茶，提了提神，“我跟你说说盛家那边儿吧。现在盛天外人还在巡捕房，家里内亲外戚还未商榷下来到底要不要保释——二叔盛舒说得冠冕堂皇，走私对商人而言就是致命伤，更何况这次盛天外还把手伸到军火上来了，更是难逃其咎，不如就此跟他撇清关系，日后也好跟姓蒋的交代。”

“这话听着倒是一片热忱，”方藤沅讥讽地说，“只是不知道心里有几分为公，几分为私了。”

“是了，盛舒的心思在盛家已是司马昭之心，”林呈雅赞同地点点头，“我后半夜又偷偷找了盛天外的几个兄弟和三叔，他们都对盛舒想执掌大权的态度嗤之以鼻。只是现下盛天外的事板上钉钉，别说是回来重掌家业，连活命都难了。”

“就算如此，呈雅你也还是觉得这件事同盛舒无关？”方藤沅反问道。

林呈雅沉默了一会儿，摇了摇头：“我和盛舒只在生意场上往来过，对他为人不好妄下判断。但是盛天外继任少当家已经两年多了，如果盛舒当真权欲熏心，不会等到现在才动手。”

“或许正是如此，才能显出他韬光养晦的可怖之处，”方藤沅用指节不停击打着桌面，“他能等得盛天外羽翼渐丰，也能等得他把走私生意发展至今，于情于理倒是没什么说不过去的。”

“可他毕竟是盛天外的二叔。”林呈雅叹了口气，颓坐在太师椅上。

“呈雅，你一晚没睡，趁着现在有空，赶紧去歇会儿吧，待会儿许叔回来，咱们有要四处跑了。”方藤沅不忍地抚住林呈雅的肩头，低声劝道。

“藤沅，盛家的事，当真是盛舒做的？”

林呈雅恍惚又不敢置信的眼神望得方藤沅心头一痛，但还是硬下心肠来应道：“外人插手，也不是不可能，但现下来看，免不了盛舒的插手。”

林呈雅一言不发，垂着眼睫静坐半晌，终于还是晃晃悠悠站起身来，冲卧房走去。边上的方藤沅看着心焦，三两步上去搀住林呈雅的肩膀：“当心桌角。”

林呈雅转头，双眉微颦，低声问道：“方藤沅，你同我结交是为了什么？”

他这句话恍如天雷劈中方藤沅的后心，他稳稳扶住林呈雅的双手一颤，微张的双唇颤抖了几下，最终抿成了一条冷硬的直线。父亲对自己的教诲忽地在耳边炸响，那场夜谈的更深露重仿佛又垂到了他的肩上，冷湿一片，令人背后发麻——“开弓没有回头箭，世上安有双全法？”他想起这句话，禁不住打了个寒噤，撇过头看了一眼身边静默的林呈雅。自己是不是演得太真，陷得太深，乃至忘了自己也是这样一个利欲熏心的小人？如今的自己当真能像盛舒一样，毫不留情的对林家下手么？

方藤沅这番想法而言只在须臾之间，于林呈雅而言，方藤沅不过因惊愕停顿几分，便再次开口：“不为名不为利，只为一腔情意。”

这边两人心思千转百回，那边许昭然面对着交通部一堆官僚分子长吁短叹。守在门口的小姑娘端着一副新青年的模样，盘着发髻，眉峰上挑，好似一个护崽的母鸡，直勾勾盯着许昭然的一举一动，生怕他这只老鹰冲进交通部的老巢里。

许昭然叹了口气，吸尽最后一口烟，将烟嘴狠狠丢进交通部的花圃里，转身滑进了身边的小巷。他往深处踱了几步，四下回望无人，一手攀着生了绿苔的墙面，扣紧岩缝，往上一拉，长腿翻过墙头，继而稳稳当当地落在草地上。他长舒了一口气，正要往资料室里蹿，一偏头却看到一脸得意地从花丛里钻出来的孙梁。两人愕然相对，还不等孙梁开口喊人，许昭然早已掏出腰间的枪，稳稳当当对准了孙梁的脑门儿。

他看着孙梁满脸的惊愕化成了涔涔冷汗，抬眉一笑：“看来你是识相的，不说话至少还能活命。”

孙梁也是个明白人，这时候还要翻墙到交通部资料室的，除了方藤沅的手下别无二家，他勉强牵牵嘴角：“方大少爷动作倒是利索。”

“你倒是个聪明人，”许昭然也不反驳，“看你这副样子在交通部也不是个吃干饭的，资料室认识么？”

“哼，交通部是清水衙门，怎么能让你们这些纨绔子弟胡作非为？！”言下之意自然是不肯领许昭然去了。

“哦，看来是我看错了，你不是个聪明人，聪明人都不会是硬骨头。”说话间，许昭然按下击锤，轻轻巧巧的“啪嗒”一声却好似砸中孙梁脊梁骨的石锤，砸得他两腿发软，险些当场就瘫倒在许昭然面前。

许昭然快手抓住孙梁的胳膊，强行将他提高，面带讥诮：“哟，您不是两袖清风么？怎么这样扶不起？”

“哼……什么

呃呃接下来是，许昭然去搞孙梁

之后两人分析，最后惨痛（林呈雅的感受）得出是盛舒参与的，搞倒盛天外的事。

之后是孙梁给那本账目做假账，就是，假装原来有盛家的船只入港，但是又被后来人改了，方藤沅拿的时候，非常紧急，没有看内容，结果被孙梁嫁祸，就是“因为方家也参与了走私，所以才来私藏证据”，想拖方家下水。

之后就是查案啊查案！

还有孙梁给使绊子！

第二天一大早，就在林家撇清事情之后，盛天外那边就东窗事发了。但是事情紧急，盛家那边还有几本账本没拿回来，如果盛天外抖出去，林家也要完。而方家则是因为人情……毕竟是妹夫～

这件事完了就是，林呈雅妹妹的，义军事件啦～

林呈雅回家解决了接货的人的问题，结果听说盛天外走私被抓住了，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方藤沅干的，结果不是，是盛天外早就被盯上，船里被插了卧底。最后两人为了救他，把他送到国外了。

哦对了，以后孙梁要给方藤沅捅刀的！！！

“你就这样把他送走？”方藤沅淡淡地问自己的妹妹。

“是。”方蔓引点点头，绷紧了通红的眼圈，挺直脊梁转身背对“呜呜”叫的汽轮。方藤沅从未见过方蔓引这样固执刚硬的模样——哪怕是翻手为云覆手雨的生意场上也不曾，此刻的她好似一朵淬了火的荼蘼花，再用力去支撑去开放就要折断在猎猎夜风里。

“等事情过去了，你还可以去找他。”

方藤沅不知该如何抚慰她过于刚直的心，只得抛出这样一个近乎虚幻的许诺，没想到方蔓漓回过头来，挑高了眉毛，仿佛是对他幼稚的安慰感到难以置信：“我不会去找他了，山河将破，这些儿女情长只是虚妄。哥，你比我懂。”

“……是。”不知怎的，方藤沅兀地想到了林呈雅，嗫嚅着嘴唇将将应下来。